

许允之

文人
书法家

KOH WOON CHI

1890—1960



许允之，后浦南门人氏，1890年出生。19世纪后半至20世纪中叶，金门裔的海外移民众多，其中新加坡是一个主要的集中城市。这时期的先驱人物，除了大家比较熟悉的贸易商号商人、航运业、银行家、驳运业苦力、木材产业劳工之外，还有一些文人和教育家，值得记载与研究，许允之即为重要代表人物。

其父许耀光（1861-？，字公涵、又字雨生），晚清时期曾任福建水师提标营，为杨军门所器重，署左营中军府。当时连乡械斗，许耀光尽力调解事息，获乡人爱戴。老来不慕荣利，专研医学，尤以眼科一门为著。施医赠药，未尝望报。医馆名为“寿字堂”，是当时金门后浦极为有名的医馆。许耀光生有三子，即：允之（又名允补）、允景、允椿。允之为长。

许允之家境不错，自小受到很好的栽培，曾于金门念私塾，古文基础极佳。许允之首度南游于1910年，当时投靠素以闽南四部音乐清曲（南管）闻名、受聘于星洲闽侨的伯父许公儒。但翌年春天伯父过世（葬于新加坡仁记山），他转而游历荷属印尼泗水、垅川（三宝垅）、吧城（雅加达）、井里汶等地，写下不少与各地友人交往的文章。他才华洋溢，20岁时已累积

了500余首诗作，并在日后带到新加坡，惜因1942年日军南侵，付之一炬。

2007年，金门会馆文教部出版了许允之遗诗集《鍊石窝主人遗诗》。诗集中的《记南游时庭训》诗曰：

征帆九月下南州，庭训殷殷永记不？客路风霜需谨慎，他乡月、莫淹留。应知家信如金重，漫抱声名付水流。建业良图勤与俭，更从三益结朋寿。

这是许允之宣统庚戌年（1910年）启程南来时有感而作的，诗中勉励及告诫自己，远赴他乡奋斗谋生需谨记庭训。

1915年，许允之的母亲过世，他结束了近四年的旅行，回乡奔丧。1918年受聘担任金门县立学校教席；1920年被推举为“金门俱乐部”主席，成为地方重要的仕绅。同时，在这段时间，许允之勤于创作，留下大量关于金门的文章与诗集，在一份名为《许允之游金门记略》的文集中，保存了他游历琼林、榜林、太武山、金门城啸卧亭、鲁王墓等地的诗作，透露了他对金门家乡的深厚情感。许允之一度受聘于省城福



许允之曾为虎豹别墅牌坊题字。

州讲学。1921年春返回金门，开办当时印尼侨汇资助创办的金水学校，直到1924年重回新加坡。换言之，在民国初年，许允之是金门教育界关键人物之一。

1918年，许允之于金门结婚，迎娶了新加坡侨商蔡嘉种之姪女蔡瑟贤，生有许介侯（1919-1990，金门出生）、许钺侯（新加坡出生；日军南来，约17-18岁的他被日军检证时带走，从此失去音讯）。1930年，许介侯11岁之际，与母亲被父亲接到新加坡定居。

1915年许允之因母亲离世而返乡奔丧，九年后于1925年再度离开金门南来。这次南来，许允之进入华

侨银行，任中文文书之职。1933年华商、和丰、华侨三家银行合并成华侨银行有限公司（OCBC），许允之被留任中文秘书之职，一直做到1960年辞世，在银行界任职有36年之久。

他对故乡金门的关怀并没有随着南渡定居而减少。1926年，许允之曾代表金门会馆回乡，规划汽车道路的开辟及轮船公司的成立，并出席于沙美金山书院举行的五保大会，讨论地方兴革事宜。另一方面，他积极参与金门人社群、会馆等活动，担任领导，如1928年曾被举为浯声励进社主席。他也长期任金门会馆董事，当年会议记录多由他亲笔写下，为新加坡



许允之(前排右二)参加华侨银行宴会。

金门会馆留下珍贵史料。1956年新加坡许氏总会(新加坡高阳公会、许家协进社合并),许允之也贡献卓著。他被陈景兰极力推举为金门轮船有限公司的司理。

许允之的书法极有成就,也善治印,在南洋各地和金门留有大量题字墨宝,包括1919年金门会馆重建孚济庙碑文、金侨友公会、许氏总会、华侨银行有限公司、虎豹别墅等,以及马来西亚巴生活声协进社、印尼勿里洞福德祠题额。金门碧山睿友学校建筑立面上以瓷砖拼贴的四字亦出自他手。

许允之的才华横溢也表现在其古诗词的创作。中国自五四运动以后,全国通行白话文,古诗词被视为旧文学。这股新文化风气传到南洋来后,对旧文学有一定的冲击。但是旧体诗仍一枝独秀,报章也经常提供版位予旧体诗的创作。作为传统知识分子的许允之也受此风气影响,其旧体诗的创作数量极为丰富。

许允之回家奔丧时创作了不少游历金门的诗作。南来后,与当年许多文人雅士有翰墨来往。其中包括邱菽园、朱汝珍、郁达夫、黄曼士、徐悲鸿、管震民等人。曾被誉为“南国诗宗”与“南洋才子”的邱菽园对于许允之颇为惜才,他于民国二十四年(1935年)曾

为许允之的诗稿作序。邱菽园在目送许允之时,还曾俯身梯旁引用庄子语珍重道别。在这之前,许允之有为父亲祝寿征诗之想法,邱菽园曾为其作了一首诗,刊登在《叻报》,诗曰:“杏林原是好桑麻,自拟青门学种瓜,爱听贤郎谈老子,退闲风日足婆娑。”

邱菽园逝世后,许允之到邱菽园墓前凭吊时作了一首《□邱菽园诗人墓》来感怀邱菽园。诗的末句曰:“我感鹃啼行到此,停驂抚碑拜先生。”从诗句里,可以知道许允之对邱菽园是心存感念的。

郁达夫也与许允之有过诗文往来。民国二十八年(1939年),郁达夫曾作一诗《近作游仙杂咏之一》赠予许允之,诗曰:“瑶草云衢露似珠,微凉初透紫罗襦,偎依不为娇无力,鹤背天风损玉肤。”

许允之生活简朴规律。在银行任职时,每日固定九点上班,十一点多自大坡一带银行总部搭三轮车返回文达街住所返家用餐、休息,中餐用粥,数十年未变。二点再返办公室,五点下班。在他晚年生活中,孙子许国振(“嘉”字辈)的陪伴让他享受了天伦之乐,常暱称许国振为“东卡孙”(马来语“拐杖”之意;当时许允之住家在文达街店屋三楼,共48阶;他常一手扶着栏杆、一手扶着小孙子肩头上楼,像是拄着拐杖一般),说明祖孙关系的亲密。

战前有好些文人将古体诗创作结集出版,例如邱菽园的《啸虹生诗钞》、陈延谦的《止园集》、释瑞于的《瑞于上人诗集》等等。战后五十年代古体诗结集出版更为蓬勃。然而许允之的诗集却一直到现在,才由许国振结集出版,但是并不完整。这主要是由于在日军南侵时,许允之自己曾将作品烧毁,加以幼子被日军检证逮捕失踪,精神备受煎熬。待战后补充结集后又溘然逝世。

另一方面,许允之仍有大量手稿与金门会馆相关文献,现由许国振保存,避过二战烽火,近乎完整保留至今,如有朝一日如能全面整理付梓,将有助于我们重新诠释许允之其人、其文及金门会馆的历史。